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 第七回 武備學堂組織小團體 禁煙善會出現大滑頭

行了數日，已到漢口，便渡過江來，進了武昌城，去見徐念劬，談些家鄉的事，便在公館住下，等到武備學堂招考日期，預備去考，居然取了，便入堂。那時總持湖北學務的就是辛即庵，他待學生的籠絡本領，是極高的，求齊便也常去談談，好在學堂裡陸續續續來了許多少年英俊的人，頗還寂寞，時時結幾個會，演說演說，十分興頭。一日有人介紹他去訪一個湖南人陶笏臣，真是一見如故，便成了刎頸之交，不時來往，那天笏臣來辭行，說要到上海運動，要求齊介紹幾個上海朋友，求齊便寫了一封致項慶如信，托他招待一切，一面留他上午飯，邀了幾個同志密切長談。笏臣席間太息道：「方今政府……」說到此地也咽住道：「唉，現在腐敗的情形不必說了，只可惜的那般平日口裡只管說要犧牲身命，倘果然有犧牲的機會，他又說這等事沒有什麼大影響，我們要留著身命，幹那大的有影響的，於是天天說運動卻天天運動不成功，這時候連說運動的都不說了，如今我們在座兄弟固然比那般新黨不同，究竟這等事非同兒戲，總要力戒我以上所說的毛病罷了。」大家一齊拍掌，舉起杯子來道：「我等大眾同心，誓聽公的教訓，赴湯蹈火，有所不避。今日我公赴滬謹祝速達目的，共享幸福，中國前途興盛在此一舉，並願我公為國自重，滿飲此杯。」笏臣接過酒來，一飲而盡，道：「謹竭駑鈍，勉赴事機。」一面也還敬一杯，便告辭去了。當晚下船，一路上耽擱，招呼了許多會友，在安慶大通住了些時，方才到上海來佈置一切，便來找尋慶如，誰知慶如已到日本遊學去了。原來日本步學西法，事事在精神上講究，不像中國專門的講形式，所以那國勢蒸蒸日上，自甲午戰勝連英國這樣強國都要與他結了同盟，訂個互相幫助的約，他卻毫不滿意，只記念俄德法三國於預遼東的事，當做第一大恥辱，通國上下大家預備著要報此仇，就是小學生的課本上都有這些話頭。因此越發打起精神，整理得十分美善，拿中國人鼾睡不醒的樣子去比他，真有天淵之隔了。不想夜長夢多，也有幾個翻身醒了的，便一縱身跳過東洋吸些新鮮空氣，免得常打呵欠，那就要算一班留學生了。留學生中間第一個破天荒的說不出是那國，這慶如同他的好友何子謙、張頌和也是先前的班次了。慶如抱了一腔孤憤，無處可伸，聽得有這般一個極眾國，好像下界凡人得了上天的路徑，又像黑暗地獄的鬼魂有了投生的望，豈有不歡欣鼓舞的麼？便告知父母，別了朋友，收拾琴劍，剪去頭髮，換了服色，居然頭帶呢帽，身披大衣，足穿革履，胸間打了一個絕美的領結，等到禮拜六那一天，趁了三菱公司的郵船，乘風破浪的去了。恰恰是笏臣到的前一天，真是不湊巧。

笏臣跑了一個空，只得回來，卻也被他運動了許多人，東邊演說西面立會，忙了幾個月，聲氣也廣了，名聲也大了。什麼正氣會、國會，立了不曉得好多。朋友中間除了同鄉的湖南人外，很結識幾個。那天有人請他在一品香吃大菜，主人姓章，是一個郎中，是湖南人，本是很熟的，不過所請的客，卻有一大半不認識，內中有一個大眼睛、白面孔的招呼得很親熱，便問他姓名，原來就是上海有名的大滑頭，叫做褚世升的。笏臣向來曉得他的大名，因為他平日所做的事都是鬼鬼祟祟騙人的勾當，同自己宗旨相去萬里，所以不大同他交談，那世升卻因他是個名士，要想求他做一篇序文，贊揚他戒煙丸的功效，就笏翁長笏翁短，不住的奉承。看官大凡上海的滑頭有兩種絕大的本領：

一種是拍馬屁，一種是吹牛皮。這兩種相輔而行，是缺一不可的，假如你只會拍馬屁卻不會吹牛皮，那人家雖然喜歡你的恭維未必肯上你的當，假如你只會吹牛皮卻不會拍馬屁，那就要惹人家的厭，沒心腸來聽你了。所以上海滑頭都練就這兩副工夫，都到了絕頂，方才哄得住人家。當下世升便把全副本領施展出來，對笏臣道：「笏翁貴省是本朝中興元勳的珂裡，山靈水秀，代產奇才。笏翁應運而生，將來一定也是一個大大的元勳，兄弟今日幸識荊州，將來一定要求提拔的，至於貴省人豐功偉烈、彪炳寰區，中國人民盡受福蔭，所以簪纓相繼、青紫連綿，不說別的，就這兩江總督一缺別省人如何做得來。真是東南半壁倚若長城的了。像現在劉峴帥尤其老成持重，身係安危，並且禮賢下士，識拔人才，記得兄弟前番到省，循例稟見，也沒有什麼格外孝敬，他老人家因兄弟在上海略略有些聲名，頓時傳見談了有五六點鐘，方才辭了出來，以後又便衣傳見四五次，因為兄弟稍知醫理，便要委一個醫學堂總辦的差使，又因為兄弟在南洋開了一個機廠，便要委到南洋考察商務，倒是兄弟接了家裡電報，有些要事，所以竭力辭了，如今還時時有信來問能去不能去哩。真算得是生平第一知己了。」話末說完，對坐一人卻撲嗤一笑道：「大約峴帥久聞足下的大名，因此必須借重呢。」世升見此人訕笑他，不敢再說，回轉頭又同別人講他的丸藥去了。笏臣也付諸一笑，不來理他。不多時席已散了，那天因沒有叫局，所以散得快些。笏臣臨走又被世升拉住，一定要請教住址，明天准來奉候，還有戒煙丸要仰仗大筆做一篇贊哩。